

千年学府探文明
走读湖湘书院



【简介】

连璧书院位于娄底。清乾隆十年(1745)湘乡县知事张念斋率邑绅倡建,取庄子“以日月为连璧”之义,故名。自创建至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废科举到奉命改称“连璧高等小学堂”办新学止,历时达161年。现书院院址,除拾掇残存石牌十一块外,院房、文物、图书等皆荡然无存。

连璧书院,历史映照的光辉



废书院设学校后第一位校长蒋德钧。



连璧书院档案照。

欧阳霖林

无数次,在节假日的月夜里,我错开人潮纷扰,独自来到娄底二小的校园。在流淌着古老月色的校园里,我一圈圈独自徜徉。

当年回廊相连,翠柏相拥,桂花相罩的连璧书院,早已湮于历史烟云。那棵穿越270年时光的古老的樟树,在兴衰更替的轮回里,见证了多少世态沧桑与人间的变迁……

旧时的连璧书院,从山长到课长,从先生到弟子,哪怕伙夫、门房(相当于现在的门卫)都彬彬有礼、温文尔雅……先生们以“继往圣、开来学、为万世典范”为铭,以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为责;学子们则人人自觉树立“志慕圣贤、视正端行、穷理居敬”的良好品格。民间崇教兴学、尊重师道之风兴盛。那时的现娄底中心城区及周边区域,地处湘乡西部边缘,属与新化、安化接壤的三角地带,且仅为一小集镇。用现在的话来说,是文化、经济、交通等都欠发达地区。直到900多年前宋朝在新化治县,从江西、安徽等地迁来的大量移民,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明,让此地的地域文化与中原先进文化有了大的相融。

在宋元明期间,这里虽有大量散落于民间的私塾、蒙馆、经馆、族学,但却一直未有一所较为高等的书院。娄底、杨家滩、谷水、壶天一带的学子欲想深造,就得箪食壶浆往返奔波到湘乡、长沙等地求学。

清乾隆年间,眼界渐开的娄底人深感本土无“养士育材希贤入圣”的高等学府,不能为本地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是一个遗憾。当湘乡县知事张念斋前来考察时,本土乡绅提出了办连璧书院的请求,得到了同意,并由县衙每年拨发20两白银,由地方乡绅撰文学、彭华翥等捐资筹建书院,形成了公办民助的办学雏形。

最初的书院,办在望湖门东边乡捐的几间民房内,规模小,条件相当简朴。因经费紧缺,在断断续续的停了又开、开了又停中,终因“师生住斋者少,久而日就倾颓”。书院从乾隆年间的1745年到道光年间的1824年,维持了80年之久。

清道光四年,已残破不堪的书院再也无法正常办下去了,娄底人以移建书院为名,请求县衙增拨款项。县里不仅没批准,还以娄底没有能力办好书院为由,停拨了原每年的20两白银。

一向好强的娄底人发誓要争一口气,决定发动本地乡民以自己的力量共同建好办好连璧书院。在乡绅李东崖、李安轩、成锦元等14人的主导下,以自愿为原则,有田的捐田、有钱的捐钱、有木材的捐木材……什么都捐不出的,就捐苦力。众皆以竭尽所能参与建好连璧书院为荣。

李安轩等首倡者认为建书院是为子孙计的大事,得谨慎从事,不仅要“择形胜之地,掘山水之秀”,且得请风水先生“卜吉于斯”,方可定夺。几经考察比较,最后决定以娄底邑绅李华轩义捐的位于观化门左侧山坡上的24.4亩田地为书院建设地。此处背靠茶亭子右山,两侧清溪环流,水塘相拥;山后松林茂密,山下坪地开阔;不远处是终年清泉长涌的观化井,前面是万古长流的蓝田水(现名涟水河),确不失为一块灵秀宝地。

书院仿照长沙岳麓、城南书院结构精心设计,精心选材,精心施工,“阅一寒暑”终建成书院主体。建设中,所用木材没有借用旧处一椽,用的都是全新的材料。

清道光九年,书院主讲谢琇、陈光应、易纶等呈请鸠捐。在原有基础上于书院右建大成殿,并东西两庑,其规模之大十倍于前。道光二十三年,谢琇、李仁棠、彭永典等复鳩捐置田,举行孔子诞祭。所以培植文风、感孚士气者深且远矣。其时谢琇主讲书院,各首事以序言为请,谢乃作《移建连璧书院记》为序。

接下来,又相继“扩学田、立经营、增束修”,几经大众举力,配套设施方臻完善。后又经续建,书院渐至拥有孔庙一栋,读书楼两栋,东西边住房各39间,藏书楼一栋。到同治三年,书院拥有学田242亩、竹林1处、柴山3亩、旱土8亩、鱼塘4口,其规模基本上可以与岳麓书院、城南书院比肩。

建成后的连璧书院参照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的管理体制和教学方法,步入了为本土“养士育贤”的轨道。书院实行的是“山长”负责制,当时的“山长”相当于现在一些学院的院长。书院对“山长”的择定标准非常严格,首先必须是在岳麓书院或城南书院学习过、通过科举考试考中的举人,同时要有“德能孚众”的良好品德,有出类拔萃的才华学问,有较强的管理能力,有首屈一指的地域声望。嘉庆年间的举人谢琇,被选中成了第一任“山长”。继他之后,历任山长中的颜大登、刘豫履、李葆元、李拯仪等人,他们的学问品行一直为时人称颂,后世景仰。



清末进士李希圣曾就读连璧书院。

书院的教师称为课长。对课长的选拔也非常严格,首先他必须是秀才,且必须德才兼备。此外,学院还有首事、监院、讲书、斋长、堂长等教学行政管理 人员及门夫、厨子等勤杂人员。书院所订的学规、学则、实训等等,均从道德修养出发,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提出严格的要求,最终着眼于把学生塑造成品行端正、德才兼备的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有用之材。山长、课长等人既是书院的管理者、讲学者,又是学生的道德楷模。这样的氛围培养出来的学子,个个品行端正、人格健全。

在短短几十年间,连璧书院便声名鹊起。后来,曾国藩慕名来到书院,有感于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及严谨的治学作风,欣然提笔写下“连璧书院”四个大字,并赠门联一副:“涟水湘山俱有灵,其秀气必钟英哲;圣贤豪杰都无种,在儒生自识指归。”

二

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废科举、办新学,三十二年(1906),连璧书院奉命改称“连璧高等小学堂”。其教学思想,教学内容,大致依旧。民国成立,才初步厘定国民小学制度,仿西学、设班级教学。1932年3月,连璧高小改办为“连璧职业学校”。新选校长罗绍业,系湖南省楚怡工业学校化学科毕业生,办事认真务实,校内设金工及应用化学两科,为当时湘乡空前未有之金工、化学职业学校。

1934年7月,第一届学生毕业后,该校办学成绩虽然突出,但因贴资办学亏空巨大,收支难以平衡,加上时局动荡,兵革连祸,天灾歉收,经费难继,学校不得不于1935年上期停办。抗日战争时期,湖南省第一师范迁来涟源桥头河,房子不够应用,一师附小安置于娄底停闭已久之连璧学校。

1943年10月,上里人傅善伯、胡刚父等24人,以先辈艰难缔造之基业不宜破坏废弃,决议召集十四乡镇联席会议,建议创办连璧初级中学。学校设有训导目标四条:一、高尚坚定的志愿与统一不移的共性——自信信道;二、礼义廉耻的信守与组织管理的技能——自治治事;三、刻苦俭约的习惯与创造服务的精神——自育育人;四、耐劳健美的体魄与保国卫民的智能——自卫卫民。

1950年,湘乡九区人民政府成立,呈准将湘乡三女校与连璧初中合并。1980年,这里更名为娄底第二完全小学直至今天。

据娄底市文教界知名人士、清末年间出生、原任教于湘乡第三中学的柳止一老先生讲述:在连璧书院创办过程中,出任山长或主讲者有上百人,然因当时没有详细的记载,除前文记述外,很多教职人员已不可考。学员则最少在千人以上,现在能肯定其曾入连璧修学,后以诗文鸣于时者,是清末中了进士的李希圣。

还有罗申田、姜齐贤、李孝达及现代教育家傅任敢、法学专家李步云、学者傅治同等名人均曾就读于此。如茶园之刘容,西阳之杨昌浚,均以秀才入仕,后以军功升巡抚和总督。西阳白鹭湾之罗长椅(申田),于光绪十七年中举。此皆娄底附近以科甲出身之佼佼者。但是否曾就学连璧书院则不可考。辛亥革命后,民国初叶,仅娄底附近之举人、秀才尚存几十人,其中于经史子集、造诣深宏者固不少,但大都为穷困秀才,晚景凄凉,仪态痴呆,尤其对社会生活、生产劳动全不娴习,互相流传之笑话轶事亦不少。

柳止一老先生说:“研究书院之学者,有以能多藏图书为书院兴起之重要契机。查连璧书院之图书,在书院名目早已废除之十年后(1916年网后),我亲睹书院第二进厅堂楼上尚狼藉堆陈,蛛网尘封,满二楼房。如《十三经注疏》《二十四史》《图书集成》《诸子百家》《汉魏六朝百三集》《佩文韵府》《通志》《通考》等,无不应有尽有。图书大部分为连四官版,民间不易购得者。图书每卷之首,盖有长一寸之矩形朱砂红章,上首横刊‘连璧藏书’四字,下直刊两分行‘隐瞒撕毁,永绝书香’八字,意在永保无恙。不幸书院废后,无人问津,让蠹蛀鼠啃而已。更不幸者,其时正南北军阀混战,各地不少野心家,收集散枪,自封司令,本地有所谓肖司令(季凡),郭保初司令,尝驻营于书院,兵卒以图书作枕席。狡黠识字者,更扑之以去,于是几千册图书典籍不翼而飞。”

“关于孔庙祭器,因有首事轮流保管,专案移交,虽几经世变、搬迁,直至1949年娄底解放,由湘乡三中接收,尚存俎豆鼎彝百余件、或铜制铅制,计重五六百斤。学校执政者,为解决经济困难,竟雇民船,航运长沙火解,作原料出售,珍贵文物,毁于一旦。”

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,连璧书院最终销匿,但其文脉一直在湘中大地传承不衰。连璧书院的最大成功之处,是对学子有一种人格力量的贯注,是师生们在学问道德上的相攀共比,是校园风气与社会风气的共同提升。这是值得当下及后世借鉴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。

遍历江山只此楼



登岳阳楼望远,一览洞庭湖万顷烟波。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

郭光文

“遍历江山只此楼”是宋代诗人郑民瞻《重修岳阳楼写怀》诗中的首句。句中的“遍”字囊括了天下名楼,“只”字则道出了岳阳楼的举世无双。

岳阳楼之称始于唐朝。唐代开元四年(716),中书令张说谪守岳州时对城楼进行扩建,并取名为岳阳楼。她在漫长的历史演进和风云变幻中,写满了人间风雨的凝重,饱经了古今岁月的沧桑。风雨的侵蚀、洪水的肆虐和火灾的吞噬、战乱的破坏,它都无一幸免。据史书记载,岳阳楼屡圯屡修竟达32次之多。正如民国诗人李藻芬在《重修岳阳楼赋》中所云:“迄今千载,久镇一方,世变频惊,沧海年深,屡削风霜。”

古代诗词秉笔直书地记下了岳阳楼见证的风霜雪雨,同时也满怀深情地记下了岳阳楼经历的浮沉起落。

一

岳阳楼真正闻名天下,是在北宋滕子京重修楼阁和范仲淹作《岳阳楼记》之后。

宋朝政治家、文学家和革新派人物滕子京对山水名胜颇有见地,他认为“天下郡,非山水环异者不为胜,山水非有楼观登者不为显”,并赞叹“君山、洞庭湖杰然为天下特胜”。只可惜原有楼台不甚壮观,不能尽显江山之美。于是在庆历五年即公元1045年开始重修岳阳楼。

这一举措得到当地民众的大力支持。一年后,楼台落成,巍然耸立,焕然一新。正在陕西邓州戍边的范仲淹应邀为之写下了堪称千古绝唱的《岳阳楼记》。

从此,楼以文名,名扬天下。元、明时期,岳阳楼屡遭水患兵焚,多次倾毁,多次重修,特别是明末清初,中原大地战火连绵,硝烟弥漫,岳阳楼更是灾难横生。明朝崇祯十二年即公元1639年,岳州推官陶宗礼重建的岳阳楼,再次因战争遭到破坏,其状惨不忍睹,明朝诗人郭青来“万古波光一叶秋,眼前不见岳阳楼。青枫摇落江城在,白茅依稀鹿鹿游。天地无晴空昼夜,古今有恨任沉浮。月明今夜还闻笛,曾否仙人在上头”的《吊岳阳楼故址》诗,就是当时楼貌和人们心情的真实写照。

岳阳楼在清朝受毁频繁,维修不断,修了毁,毁了修,前后竟达18次之多,其中被战火破坏最为严重的有两次。一次是清康熙十三年即公元1674年,吴三桂部吴应麟占据金鹗山,“筑垒穿壕,自下山绕城北九龙堤,周二十里许,城垣多颓圯。”

吴三桂战乱平息后,“屡加修补,卒难完固。”清朝诗人张垚和周耀祥用“荒烟颓碧认苍茫”和“楼阁精心举劫灰”的诗句,描述了当时的凄凉景象。另一次是清朝咸丰中期,清兵与太平天国军在岳阳数次交战,致使岳阳楼破坏甚烈。透过诗人郭崑涛“楼台遗迹留丹火,江汉迴波散翠澜。几处溪山有旧物,衰歌拔剑倚栏看”的诗句,悲愤之情充满字里行间。

进入近代后特别是从辛亥革命起,在帝国主义操纵下,军阀割据纷争,山河狼烟四起,给岳阳楼招来了深重祸患。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,岳阳沦陷后,岳阳楼则成了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场所,楼台上的一石一径浸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。山川洒泪,草木含悲,岳阳楼在凄风苦雨中哭泣。杨昌济先生登上岳阳楼,面对满楼萧条,悲从胸来,愤然写下了“大地龙争日,英雄虑变时。苍凉万里感,浩荡百年思。日月自光耀,江山孰主持。登楼一凭眺,此意竟谁知”的诗篇。

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伴随悠悠岁月,顶着绵绵风雨,历史的车轮驶进了春光明媚的新中国。“萧瑟秋风今又是,换了人间。”岳阳楼披上了金色的霞光。特别是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大修,岳阳楼以其前所未有的雄姿展现在世人面前,高楼巍然耸立,景区绿树环绕。檐牙高啄,汲天地之灵光,窗轩洞开,纳宇宙之精华。

今天,我们置身岳阳楼前,倍觉心潮起伏,顿生感慨万千:那美轮美奂的装潢,无不展现出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;那雄健遒劲的书法,无不昭示出我国艺术水平的精湛;那大气磅礴的诗文,无不绽放出中国悠久文化的辉煌。

二

在众多歌咏岳阳楼的诗词中,赞颂清官廉吏情系百姓和关爱民生的分量不小。

滕子京自幼研读经史,博学多才,但仕途坎坷。庆历二年即公元1042年被人诬告贬至岳州。滕子京一生为官清廉,“好施与,及卒无余财”,后来发掘他和妻、妹及小女四座坟墓,内中陪葬品仅有砚一方、玉兔两只、瓷罐两个。

他之所以一贬再贬,缘于他主张改革,支持范仲淹“庆历新政”,“说论侃侃,屡触权要”和“负大才,为众所嫉”。面对人生厄运,滕子京的过人之处和处世高招就在于他却能面对现实,主宰命运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忧国忧民,敢作敢为。

在主讲岳州三年中,用现在的话来说,他围绕改善民生办了四件实事,即一是修岳阳楼,加强城市建设;二是架三眼桥,加强城乡交通;三是筑堰虹堤,加强水患防治;四是建文庙祠,加强教育事业。由于其“治为天下第一”,使得岳州“政通人和,百废俱兴”,特别是在重修岳阳楼时经费不用省库银,更不敛于民,而取之于“民间有宿债不肯修者,官为督之。”百姓对此称道。

滕子京的清廉品质和爱民事迹,不仅赢得了黎民百姓的交口称赞,而且受到了许多诗人的热情颂扬。宋代诗人郑民瞻表示要“远追张相滕侯迹,幸睹前规壮胜游。”清朝诗人潘耒当年登上被毁于火灾的岳阳楼故址,在发出“湖烟滢滢笼荒壤,江月亭亭照断碑”的感叹时,仍念念不忘对滕子京的称颂“好语使君重缔约,子京名迹至今垂。”

“洞庭天下水,岳阳天下楼。谁为天下士?饮酒楼上头。”

每当人们读到这首题为《岳阳楼》的诗时,总是忘不了对其作者、明代爱民清官魏允贞的怀念和赞美。魏允贞历任山西巡抚和兵部右侍郎等职,他为政清廉、一身正气,刚正不阿、不慕权贵。大学士张居正回家奔丧,群吏争先恐后赶去,魏允贞不仅自己不去,而且还责罚劝他去吊唁的仆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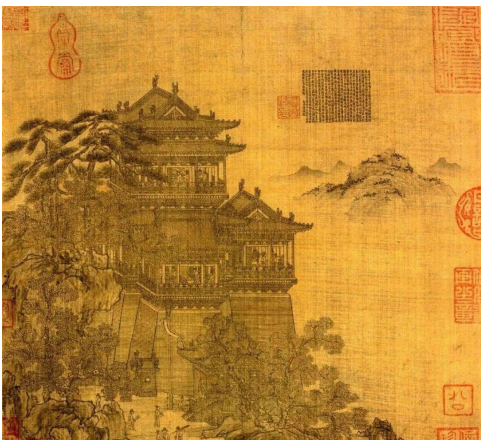
他奏报皇上,揭露张居正任人唯亲等以权谋私问题。特别是在任山西巡抚期间,他大刀阔斧地裁减冗官冗税,千方百计地减轻百姓负担;铁面无情地打击贪官污吏,不遗余力地推动经济发展。

当魏允贞受到政敌诬告时,山西军民怕他遭遇不测,数千人到京城喊冤,两京御史也连连上奏救援。魏允贞告老还乡后,他工作过的地方百姓纷纷为他树碑立祠,去世之后皇上还追封他谥号“介肃”,成为中国历史上与包拯、海瑞和于成龙齐名的爱民清官。官终工部郎中的明代官员张廷玉在其《明史》中评价魏允贞是“以卓犖宏伟之概,为众望所归”。

正因为如此,后人将其“洞庭天下水,岳阳天下楼”的诗句雕成楹联,悬挂在岳阳楼的大门两边,成为古今历史上褒扬魏允贞和宣传岳阳楼的绝妙广告。

如今,人们举步门前,就会情不自禁地高声朗读诗的后两句“谁为天下士?饮酒楼上头。”这既是对岳阳楼绝无仅有地位的充分肯定,更是对魏允贞忧国爱民精神的热情赞美。魏允贞是一个胸怀天下而又命运多舛的士人,他一辈子从来没有消沉过,始终以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面对人生,所以当 he 登上岳阳楼,目睹大好河山、千秋胜景时,借酒消除胸中块垒,立志以天下兴亡为己任,执着追求做一个超群脱俗的“天下士”。

“千古风流事,名贤共此时。”站在洞庭湖畔,透过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古代诗词品读岳阳楼,才感到走进了这片文人的精神家园和灵魂的栖息处所,进而跨越千年时空,饱览激荡历史的风云雷电。对今人而言,这是莫大的快慰和无上的荣光。



元 夏永《岳阳楼图》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